

怀念恩师徐秉业先生

○刘应华（1992级博，力学）



徐秉业教授

恩师徐秉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先生慈爱的笑容和睿智的目光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每每想起，思念绵绵。

恩师徐秉业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塑性力学家、教育家。先生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治学方法、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均对我的教学、科研生涯影响深远。在他身边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我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为自己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知遇之恩 永生难忘

1991年夏，我将硕士毕业。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冒昧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报考他的博士生。不久就收到先生的热情回信。先生在信中的鼓励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喜出望外，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封信。在追随先生在清华攻读博士学位初期，我的学习和生活都遇到了许多困难，面临很

大的压力。先生及时给予我安慰和鼓励。他指导我如何选修课程，如何阅读科技论文等，让我逐渐地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顺利地度过了困难时期。

先生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虽然他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都很繁忙，身体状况有时也不太好，但是先生仍然每周抽出时间，定期和我讨论论文进展情况。每次讨论时，先生都非常认真。不论是讨论别人的文章，还是我自己的初步成果，先生都要我一一讲解和推导所有的数学公式，仔细检查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对我不懂的地方，他总是亲自推导有关数学公式或告诉我相关方法。他曾多次告诉我他如何记住有关的数学公式，如何应用它们到力学研究中，如何记忆一些力学英文名词。先生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受益终身的科学方法。他是塑性力学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可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却总是与学生平等相待，没有丝毫架子，当年许多与他愉快热烈的讨论场面至今仍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传道授业 诲人不倦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结构塑性极限与安定分析及其工程应用》。这个研究课题当时是一个与实际应用结合得很紧密的难题。因此，在定题阶段，我表现出了较大的思想情绪并想改做其他理论方面的课



2005年10月，国家“十五”科技攻关专题工作会，徐秉业教授（右4）和同行专家合影，右1刘应华

题，以便早出成果。先生得知我的想法之后，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说服和鼓励我去挑战难题。他对我说，力学工作应该结合工程实际，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学力学是为了用”，如果能将力学理论应用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这本身将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在先生四年多的悉心关怀和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奋发和努力，我的博士论文终于得以完成，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相关成果整理成十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的力学期刊上。这一切都证明了先生对科学问题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力。他渊博的科学知识和深厚的力学功底的确令学生折服。先生大力倡导力学理论与工程的广泛结合，我至今仍在力学理论与工程结合的学术道路上耕耘并有所成绩，全凭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和谆谆教导。

先生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判断、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深邃独到的科研理念、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对事业的无比热爱，都深刻印记在我的心中。先生对于关键的科学问题有着惊人的捕捉和分析能力，他往往从只言片语中推出我们未曾注

意的科学信息。而先生对关键问题的指导也经常是寥寥数语，但句句中的、切中要害，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对于科学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这一切都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后生晚辈始终牢记在心。

帮扶提携 桃李天下

在培养提携年轻人方面，先生更是表现出宽阔的胸襟，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1997年5月我刚从国外回来，一无所有，他多次帮助我解决住房、科研项目等实际困难，给我指明前进的方向，安排我担任多名研究生的副导师，定期组织我和学生讨论。他总是尽量把各种机会让给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在科研和教学上勇攀高峰。在他的带领下，我和其他年轻教师多次参与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并被赋予重任。先生的不少学生如今已成长为国家多个科研部门、多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带头人。先生这种甘为人梯的崇高思想境界，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如今先生桃李满天下，弟子海内外。先生对晚辈弟子的成绩进步，由衷高兴，欣喜鼓励之情溢于言表，寄予于斯，情谊真切，令人动容。先生在世纪人生中孜孜不倦地学习，锲而不舍地钻研，谦虚谨慎地做人，为人师表，令人钦佩。

宽厚仁德 高风亮节

作为宽厚慈爱的长者，先生品格高尚，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尊重他人，顾全大

□ 怀念师友

局，心胸开阔，生活俭朴，是一位真正科学家的楷模。先生高尚品德也体现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他弘扬学术民主，从不以势压人，他包容兼蓄、博采众长、尊重各家之言。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从教学方针到教师聘任，先生教书育人、耐心诚恳，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既传授知识于后辈，又以高风亮节哺育学生，爱护人才，令人感铭于心。

精神永驻，师魂不朽。忆往事，历历在目；悼恩师，备感思念。今天，我们悼念先生逝世一周年，不仅是为了表达大家对先生的崇敬之情，更是为了弘扬他

崇高的思想品德和科学精神。他为我国力学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硕果累累、贡献巨大。他为人正直善良、宽厚仁和、师德高尚，深受师生爱戴。先生为我国力学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激励我们为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光发热。我为伴随在先生身边，时时刻刻得到他的教诲感到幸运和自豪。

先生虽然仙逝，但他留给后辈们的为人学为学的宝贵遗产，将会长久恩泽于后生。

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9年7月

是老师，更是榜样

——忆钱逊老师

○谢荫明（1976级政治理论）



谢荫明（右）与钱逊老师在一起

同学唐凤英转来钱逊老师去世的信息，着实吃了一惊。好像是一惯例，我们都不愿意相信自己崇敬的人会有离去的一天，更何况今年4月，清华校庆时我们刚刚见面，之后几个同学还商量着要去向钱老师求教呢。

1977年，初识先生时，先生年方四十有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先生江南人士，更显得年轻。记得先生是戴眼镜的，后来看到的照片均没戴，也许是我记忆有误吧。

那时清华大学没有文科院系，哲学、政治经济学、近现代史都归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我们习惯称之为政治课教研室），先生负责我们的哲学教学。哲学是我们入校学习的第一门课程，“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有一本完整的哲学教材，先生和学生都是从读马克思的哲学原著开始的。至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应当灭亡的”“人不能进入同一条河流”等术语的交流 and 争